

序幕 秘境

那年杏花微雨，我偷偷翻开一本少女的日记，不小心触及了一段被掩埋许久的奇妙时光。我努力替她隐瞒，如今提笔写下来，顿觉如释重负。

比起容貌，我首先会注意到他们的秘境。那里的太阳从不落山，蓝天不会被黑夜吞噬；是一个五彩缤纷且令人流连忘返的世界。但是，那儿有的时候也会干涸，被日食蒙上一片阴影。

... 告诉你一个秘密 ...

我可以看到人们的内心世界，

我称其为秘境。

别担心，

我不是坏人。

准确的说，

我不是人。

是的，我得先自我介绍。你应该认识我。我是庞大群体中的一份子。我就在你的身旁，无时无刻都在。我在你的肺里循环，在幽静的房间里呆坐，在百花齐放的花园里打滚，在晶莹剔透的湖面上漂流，在蔚蓝的天空中翱翔。我包围着山和大海。地球的每个角落都有我的身影。我是生命的源泉。我总是那么的温柔，以至于许多人都会忽略我的存在。

在那个小镇上，午后到黑夜总是那么漫长。
快立春了，窗外射进来的斜阳仍是那么寒冷却
刺眼。



有时我也会想，青春应该是怎么样的。少女们在那如花似锦的年华，不狂傲叛逆一次，是不是就不完整了？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是关于：

- ❖ 一个游戏
- ❖ 两位花季少女
- ❖ 还有一段来自青春期的躁动和挣扎

第一章

记忆里的迷茫

你敢相信……从陌生人到无话不谈只要一个星期嘛？

两月前的一个周四，晨露还挂在嫩芽上，一所学校门口停靠着一辆巴士。学生们在座位上嬉戏打闹，玩得不亦乐乎。在一片欢声笑语下，巴士开动了，窗外的树干缓缓向后倒去。其中有一位少女格外引人注目。她坐在第二排靠窗的位置，看起来约莫十六七岁的年纪。她的书包扔在一旁，凌乱的长发随性地披在肩上，一只手托着下巴靠在窗檐上，对周围的一切漠不关心。乌青的黑眼圈和几颗痘痘述说着她的疲惫，仿佛下一秒便要沉沉入睡。她冷酷无情的

眼眸藏着几分抑郁的神采，始终望着窗外，思绪随着巴士在繁华都市的街头穿梭渐行渐远。在光影切换中，她的眼神忽然变得柔情似水，好似有光要溢出来，嘴角不禁上扬，没忍住噗嗤一下笑出了声。周围的学生向她投来诧异的目光。

前座的凯瑟琳不禁询问：“罗莎，你在笑什么？你好久都没这样笑了啊。”

随后满怀期待地望着她。罗莎连忙收起笑容，眼神再度变得冰冷且桀骜不驯。

她漫不经心地答道：“喔。没……没事。”

凯瑟琳无心却有意的话说到了点上。罗莎嘴上这么说着，却羞红了脸。巴士摇摇晃晃地前行着，她猛然发现自己的确不记得上次开怀大笑是何时了。

许多人说罗莎是位不食人间烟火的冰美人，但我知道平时寡言少语的她只是没遇到那

个能让她敞开心扉的人。她还是个完美主义者，总是带着精致的妆容，像是保护自己的铠甲。她永远走在时尚的前沿，否则她也不会在去年的装扮大赛一举夺得冠军了。

… 罗莎的容貌 …

罗莎是个很漂亮的姑娘，
路人都会忍不住多瞄两眼。
她那身姿翩若惊鸿宛若游龙。
雪白似玉的肌肤上有着淡淡的双眉，
一双勾人心魄的眼睛，
和独特的三眼皮。
大概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她的鼻头圆圆的。

放学后，罗莎晃晃悠悠地回了家。她独自一人呆在房间，时而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纹理发呆，时而透过硕大的落地窗俯瞰河水滔

滔不绝的目黑川¹。那澄澈的河水泛着金色的光晕；几栋高大的玻璃建筑竖立在对岸，在阳光的照耀下，如钻石一般熠熠生辉。冬日的白昼总是很短暂，不知不觉夜幕已降临。

罗莎坐在了书桌前，提笔在日记本上写下一段感触：

“有人说，迷恋是一种病。待到病好痊愈，只会觉得当时的自己匪夷所思。我似乎才刚刚大病初愈，却又掉到了另一个梦魇。而她会是我的毒药还是解药呢？我很彷徨迷茫，希望这一次我不会选错.....”

罗莎的文章断断续续，延绵写了好久。夜风吹开了故事的开端。这一切始于四天前的一

¹ 目黑川：位于东京都市中心的河流，流经世田谷区、目黑区、品川区，最后注入东京湾。

场相遇。那天罗莎的生活闯进了一位不速之客，并随之引发了一场蝴蝶效应，就且听我缓缓道来。

第二章

不期而遇的邂逅

那是一个雪夜，窗外北风潇潇，还飘着鹅毛大雪，天地间一片苍茫，房间里烧着的火炉兹拉兹拉作响。罗莎呆在角落的沙发上玩着平板。母亲在厨房里忙碌的身影在玻璃门后若隐若现。她看到怦然星动²在向她招手。点开游戏，她收到了一则好友申请。对方名叫木义，在游戏中的等级高出了罗莎几级。

罗莎通过申请后破天荒地点开聊天栏，在键盘上敲打出：“您好。请您以后多多关照。”

生疏的句子透露着崇拜。秘境里的小霖和小雅又开始了争吵。

²怦然星动：一款恋爱型手游。

小霖说：“主人！ 万一是坏人呢？”

小雅说：“可是这句话没什么，只是打个招呼而已。”

罗莎几经斟酌点了发送键。没过几秒，木义一边琢磨着罗莎的人格一边回复她。

简单问候了几句，木义开门见山地问：“有点冒昧，你愿意加入我的集团³吗？”

罗莎查看了木义的集团，是排行榜的第四名，又惊又喜，甚至担心自己配不上。

小雅不忍地询问：“主人就要抛弃原来的集团了吗？”

“不要去！ 主人应该想着把自己的集团做大，而不是换集团，这样对不起前主席和成员啊。”

“没有对不起，主人又不认识他们。连话都没讲过，不是朋友。”

³集团：怦然星动游戏里的小组。

“可是呆了一个月也是有感情的。况且那木义若是个骗子怎么办？”

罗莎也有不舍，可不善言辞的她不会拒绝，只能懵懵懂懂地答应了。随后木义逐步教罗莎退出集团，并告知她需要等一个小时才能加入。她已难掩慌乱。

小霖又忍不住发难道：“主人你看，我就说不要轻易相信别人，他是整蛊你玩的。”

“当时的情景，主人也只能那样选嘛。”每次都是小雅说安慰的话。

罗莎来不及自责伤感，母亲端来了热腾腾的饭菜，飘香四溢，勾起她肠胃里的每一个细胞。

罗莎的秘境曾是个宛若仙境的世外桃源。可惜诺拉（光仙子）已经离开好久了。如今天空许久滴水未落，使得百花凋零，溪水干涸。连阳光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冷风呼啦啦地吹

过光秃秃的草地，周围变得暗淡无色。罗莎百无聊赖地躺在秘境的尽头发呆，望着凄凉的景色却无能为力。在她身旁有一座小山丘，山丘有个洞，洞里住着两只小精灵——小雅和小霖。它们一个大胆创新，一个固执守旧，彼此的想法总是背道而驰，争吵不休。跌宕起伏的山丘背后就是这秘境的尽头。那里被一片枝繁叶茂的古木包围着，笔直高大的树木遮住了绝大部分阳光，只有斑驳稀疏的光线能透过枝叶的缝隙照射进来。地上布满了苔藓，时不时弥漫着飘忽不定的迷雾。森林仿佛是一座布满重重考验的迷宫，所有外来者都必须在这里突破重重关卡，才能到达罗莎的心门。

… 一个事实 …

每个人的秘境外围都有一道屏障，
永远守护着主人。

至少我看到的都是这样。

饭后，罗莎望着窗外的雪花似春日的柳絮般在空中飘扬，依稀能看到万家灯火的点点星光。她打开游戏加入了木义的集团，长舒了一口气。随后两人开启了聊天。期间小霖一直叫嚣着，它希望罗莎停止和木义聊天。罗莎不愿去理会。她们交换了基本信息。木义说她也是女生，只比罗莎大一年，生活在另一个国度。

小霖忍无可忍地呐喊道：“主人！别聊了啊！很危险的！”

小雅却不以为然，说：“没关系，是女生呢。”

“万一对方是撒谎的呢？搞不好是个中年猥琐大叔在这儿勾引涉世未深的懵懂少女呢！”

罗莎何尝不知，但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牵引着她，让她难以自拔。

“这么晚了，你还不睡吗？早点睡对身体好喔。”木义用大人的口吻传来了一条信息。

… 一个搞笑的事情 …

其实木义是怕聊得太久会打扰罗莎睡觉，
罗莎还以为是她困了。

她们明明还意犹未尽，
却彼此为对方着想的样子逗笑我了。

人类真是奇怪的物种阿。

她们就这样聊到了第二天凌晨，奈何良宵苦短。几声母亲的打鼾声传入罗莎的耳朵，她不得不暂别，睡觉去了。

… 一个场景 …

这一夜，
罗莎的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

第三章

在未知中挣扎

次日的下午冬阳高挂，温暖的阳光落在斑驳陆离的积雪之上。罗莎和木义又在游戏上谈天说地。两人从游戏攻略聊到生活方式。木义和罗莎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相比于罗莎的沉寂，木义是个带着很强光环的少女；她生性开朗、待人友善、乐观向上、博学多才。她在学校是尖子生，又被同学们拥簇着成了学生会的一员。做事时雷厉风行，却又有善解人意的一面；总是利用语言的艺术让对手不战而败，甘心顺从于她。

黄昏时分，罗莎母亲望着罗莎，看到她正盯着手机屏幕傻笑。

“如果我交个网友怎么样？”罗莎试探地问。

母亲吓得站了起来，叉着腰，一副难以置信的面容：“什么！我和你说过多少次了，你不能交网友啊！那个很危险的！你知不知道前几天新闻中才有一个女孩出事了？你就是不听话……”

罗莎母亲又开始碎碎念，唠叨个没完没了。罗莎只字未发，眯着眼睛靠在墙上冷眼旁观。看着步步逼近的母亲，退无可退的罗莎第一次想捍卫自己的自由。

她用尖尖的声音反驳道：“别人是别人！要交什么样的朋友，是我的事！妈，我出去一下。”

说罢，砰的一声，她夺门而出。

母亲气得跺脚，歇斯底里地大喊道：“我还不是为你好！绝对不能和网友讲话啊！这孩子，怎么就这么叛逆呢！”

跟所有母亲一样，打着为孩子好的名义试

图控制孩子，又有哪家的孩子会就此罢休任人摆布呢？

罗莎早就料到母亲会是这个反应，仍抱着虚无缥缈的希望。她沿着目黑川往下游走去，看落日把天空染成血红色。当天际只剩一点余晖时，她走到了一处河滩。脱掉鞋袜，把脚丫伸进冰冷刺骨的河水中，被冻得“嘶”地叫了一声，仿佛这样才能分清梦境与现实。母亲的话在她耳畔响起，喋喋不休。罗莎已经很不耐烦。她只是想为这死寂般的生活找点乐子。

… 关于罗莎的生活 …

她总是独来独往的，
就像一具被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人，
重复着过每一天。

压抑得窒息。
她母亲是个温柔又强势的女性，

从两年前开始她们就很少交流了。

罗莎调整好心情，悠哉悠哉地走回家。那时，她阴沉的脸才有一丝松懈。来到一条车水马龙的街道，她抬头仰望星空；繁星黯然失色，还不如商业街里花花绿绿的招牌耀眼。周围人来人往，有人忙着吆喝叫卖，有人提着公文包匆匆回家，还有人西装笔挺地和客户吃饭。城市像一个大机器，每个人都恰如是这其中的一个零件，正有条不紊地运转着。

“罗莎！”听到推门的声音，母亲拥了上来，马不停蹄地追问：“你和网上的人聊天啦？啊？”

罗莎转过来凝视着她，眼神越来越复杂，惜字如金地吐出两个字：“没有。”

母亲得到了她想要的答案，又变回了慈母，握起罗莎的右手为自己辩解。

“放心，妈。”罗莎挤出一抹微笑，抽出右

手走去了房间；那一刻，罗莎已决心永不坦白。

罗莎和我一样，在这芸芸众生中，不寻好看的皮囊，只为觅得有趣的灵魂。木义风趣幽默的谈吐让罗莎越来越崇拜她。网友的身份给彼此套上了一层未知的面纱，让这一切更显唯美。聊得越多，陷得越深，就越渴望揭开那神秘面纱。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现在的生活已经逐渐不受控制地脱离了她原本的轨迹，不过她很称心如意。她一边瞒着身边的所有人，一边享受着这偷来的欢愉。

如此，也许连罗莎都没有注意到，伴着清脆的鸟鸣声，木义已经在秘境外的森林穿梭，正缓缓向罗莎的心门靠近。

又过了两天，天空像是被飓风刮了整整一夜，干净得没有一朵云。校门口的柏油马路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亮。

凯瑟琳叫住了罗莎：“前几天还下雪，现在

是一点雪的影子都没了喔。”

“都说瑞雪兆丰年，东京的雪下过了，万物就该复苏了。”

“那你什么时候复苏啊？别总板着脸啦！”

“会的！春天会如期而至的。”语出，罗莎带着浅浅的笑意，表情却令人捉摸不透：“我先回家啦，拜拜。”

罗莎匆匆告别凯瑟琳就赶紧回家了，她一刻都不想耽误。罗莎最期待的就是每天放学回家找木义了。她们从艳阳高照聊到暮色四合。木义像一束光射进了罗莎的生活，融化了罗莎那颗冰封许久的心。罗莎时不时的就会想起和木义的对话。

次日放学，罗莎呆坐在书桌旁，望着窗外川流不息的目黑川。她回想起早上在巴士上的事，在日记本上写下她的纠结。秘境里的小精灵庆幸她终于开始直面内心了。一个想法就此

油然而生——她想和木义加微博互动。小霖坚决不同意，用尽浑身解数想让罗莎打消这个念头。同时木义的一次次秒回，让罗莎不禁怀疑木义是游戏商设置的机器人。一想到她是和机器聊得这般情投意合，她就顿觉毛骨悚然。

第四章

无影无踪的账号

就在那个周六，罗莎终于忍不住了。那天的天空灰蒙蒙的，大片大片的云朵像厚厚的棉被遮住了冬阳。窗户上结了一层水雾，似乎在预示着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罗莎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她用她的手机下载了怦然星动，并注册了一个新账号。进了游戏后搜索“木义”的名字，系统显示没有这个人，紧接着她搜索自己的名字，仍然显示没有。她抱着也许手机和平板电脑没有联动的想法，赶紧拿来平板电脑，切换至游客账号⁴后搜索了自己的名字和木义，果然还是一无所获。

⁴游客账号：没有绑定身份的账号。

罗莎又点开玩家的排行榜，上面记载的名字都没听过。这让她错愕，而她不知道更可怕的事情还在后面。

罗莎被所谓的“真相”给了当头一棒，试着接受这个事实。她决定先切换回原来的账号，便在新账号里点了登录账号，输入账号和密码后显示“登录成功”。可是她发现玩家信息还是游客账号的，而且无论怎么尝试都无法切换回原来的身份了。她瞪大了眼睛注视着屏幕，难以置信地摇头；手指无数次敲打着屏幕，希望只是系统错误。霎时，一声惊雷吓得她一个踉跄跌坐在椅子上。滂沱大雨下，罗莎的呼吸越来越急促，大脑逐渐空白。可是无论她重新登录多少次都是这个新身份。罗莎与其说是可惜练了一个多月的账号，不如说她更害怕失去木义。秘境里的小雅也急得团团转，想安慰却不知如何开口，怕再度伤害罗莎。

“罗莎！快去洗澡啦！别等水凉了。”罗莎母亲的声音从门外传来。

罗莎的脸上闪过一丝慌张，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平板和手机锁屏，整个人如穿线木偶般木讷地答应一声后，摇摇晃晃地走去浴室。拉开门后，湿热的水气裹挟着洗发水的芳香扑面而来。她拧开花洒，无数颗水滴倾泻而下，击打着她那娇嫩的肌肤。在空旷的淋雨间，她终于可以卸下层层伪装，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摸着脸颊。记忆里和木义的点点滴滴如春风化雨，润湿了眼底。窗外风雨凄凄，又一声雷鸣，罗莎仓惶地蜷缩在角落。她紧紧抱着身体，缩成一团。那种无力感让她失魂落魄。

罗莎小声嘟囔道：“如果早点加微博就好了。早一点就不会这样了……若早知如此，我宁愿从未调查……就算是她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又如何？总好过失去……”

她无法释怀，不能接受木义不翼而飞的事实。伴着哗哗的雨声，她把头埋进花洒的水流里，屏住呼吸，任水流冲刷在脸颊，分不清是流水还是泪水。头顶那盏橙黄色的浴霸照着她，宛如审讯室里的大灯，让她无处遁逃。

她多希望这是一场噩梦。

雷雨总是来得快去得也快，傍晚时分，凛冽的晚风吹散了乌云，雨渐渐小了。罗莎头上裹着浴巾，靠在摇椅上，水滴顺着她微湿的发丝滴落。她望着外面的小水坑出神。过了一会儿，她收到了游戏客服的回应。不错，正是她刚刚求助客服的。客服让她提供角色名和区服⁵。她心如死灰，因为她并不知道区服是什么。绝望的她无意间点到了“点击换区”键，就这么换了回来。进入后她第一时间点开好友列表，幸好，木义的名字赫然出现在她眼前。她紧锁的

⁵区服：玩家登录进入的服务器编号。

眉头才逐渐放松，长舒一口气。点开聊天窗口，对话没有消失，但罗莎仍心有余悸。

过了很久才知道，原来罗莎在切换到游客账号时被系统自动编入了另一个区服。在每个区服都只能看到同区服的玩家，所以搜索不到木义。直接点击“账号登录”而不是“切换账号”就将那个角色绑定在了那个账号里。当然罗莎重新登录多少次，不切换区服都会被默认是新角色。

… 这是一个意外 …

这仅仅是一场由文字引发的误会。

但是，刚刚有一瞬间，

我也怀疑罗莎在游戏里看到的

其他玩家都是虚拟人设。

不禁感叹，

人工智能竟达到和人类聊天都不被察觉了。

现在回过头看，
觉得当时简直跟动物园里的猴子一样可笑。

第五章

踏入粉色芳华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山穷水尽之际必有转机。失而复得的罗莎已然顾不了什么危险，晚饭后就迫不及待和木义交换了联系方式。木义特意下载了微博，她们要多一重保障，一重即便游戏不复存在也不会阻碍她们联系的保障。

“我不是 AI 吧？”木义用揶揄的口吻给刚刚虚惊一场的乱事落下帷幕，又认真写道：“好吧。。。你好我的新网友。”

罗莎终于安心：“我们不会被游戏给牵绊住了。”

“是啊！仿佛如梦一场。”

之后她们做了所有网友都会做的事——拍照

了。她们对彼此都是特别的存在。这一夜，注定要畅聊到三更半夜。彼此神秘的面纱终将被缓缓揭开。

一整天，罗莎的情绪就像过山车般起起伏伏。

累得睡着后，棉花糖般的被窝轻柔地托着她。她的秘境里，水气集结起来，密密麻麻地从天际连片乌云中跳跃而下。

小雅惊喜地喊道：“哇！是雨！终于下雨啦！”

雨水像断了线的珍珠，啪嗒啪嗒落在了干枯的小溪里，唤醒了沉睡的大地。绵绵细雨丝丝缕缕缠绵不断，在湿漉中带着微微泥土的芳香舞蹈着，滋润着被烈日晒干了的树枝，让小溪畔拱出一颗颗新芽，给山丘披上了一件绿色的毯子。

次日清晨，秘境的雨停了。云朵是那一尘

不染的白色，太阳像被套上一层滤镜，变得柔和起来。雨珠一滴滴地从树枝上滑落，潮湿的水气弥漫在空气中。远处的山丘旁，显现出一道靓丽的七彩光芒。更难以置信的是至今为止距离那场雪夜的好友申请才仅仅过去了一个星期罢了。

罗莎缓缓睁开眼睛，抓起手机打开微博找木义。有了微博两人聊得更肆意了。又正好恰逢周日，天南地北聊了一整天。临睡前木义说等明天放学给罗莎一个惊喜，罗莎含着期待入眠了。

我伴着罗莎这么久了，最近几天只觉得她异常。学校里那冰冷的面容时而浮现笑容，开始变得健谈起来。那种发自内心的快乐，正能量充满着她每一个细胞；就连秘境里的小精灵都有点摸不着头脑了。

… 我终于恍然大悟 …

原来罗莎不是不爱笑，
只是不想委曲求全地迎合这个世界，
她的每一个表情皆是真情流露。

学校一结束，罗莎就大步流星地小跑回家。迫不及待地输入了一条：“我回家啦！”原来木义所说的惊喜是指可视电话，她知道罗莎一定想。她们都是第一次用微博开可视电话，一时竟不知该如何操作。虽然有个小插曲，最后还是接通了。初次见面，两人不知是害羞还是欣喜，不约而同地捂住了嘴，紧张得连心跳都漏了半拍。木义素面朝天，反而更显本真。圆润的脸颊柔光若腻。一双晶亮的眼眸灿若繁星。一颦一笑之间，有几分调皮和灵动，让人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秘境内的粉色芳华

从木义踏入罗莎的秘境，那场景令我毕生难忘——瀑布穿过陡峭的岩壁飞流直下，乍一看是千丝万缕的银纱汇集成的小溪。当飞瀑注入水潭的那一刹那，一朵朵小浪花腾空而起，弥漫在空气中，化成了蒙蒙的水雾。草地上玫瑰竞相绽放，花香四溢，引得蝴蝶乱窜，蜜蜂轻舞。远处的石崖上，一棵桃树绽放着。一团

团，一簇簇的花瓣美丽纯洁，迎风招展。天空似不经意间打翻的颜料瓶，晕染开一缕缕色彩，似莫奈的画作般美轮美奂。金色的光晕在舞动着。

“看！那颗桃树，终于开花了！它代表着主人此刻的心境呐！”小霖欢呼着，像脱缰的野马般奔跑着，沐浴着久违的鸟语花香。

彼时，罗莎身着一袭雪纺丝绒长裙坐在小溪畔的石墩上，裙摆随意地散在草坪上，随微风轻轻摆动。她明亮的双眸仿佛装下了一整个星辰大海。那是仅属于她们的粉色年华。

尾声

未来可期

又过了一周，除夕夜的晚上。年夜饭后果然又在打电话。在跨年晚会和家人的狂欢下，罗莎戴着耳机享受属于她们的小幸运。她们聊到了游戏里的一位玩家，猗猗，她是一位大佬。一直在排行榜的前三徘徊，是两人心中的女神。

… 一个讽刺的事实 …

人们好像总是这样，
对比自身优秀太多的人会有敬畏，
不敢高攀，
觉得对方必定会难相处。
以至于这爱慕终究只能被埋藏心底。

当新年的钟声敲响，木义兴奋地把摄像头切换到她家窗外给罗莎看。忽然，一朵粉红色的烟花在半空中爆开，慢慢化成星星点点缓缓落下。没等人们反应过来，又一朵灿烂的烟花绽放开来，随即是一连串的烟花，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划破了寂静。它们时而像彩蝶飞舞，时而像含苞待放的花朵，时而又像孔雀开屏，在空中争奇斗艳。人们看到了一座绚丽的空中花园，纷纷挤到街上。大人们的谈笑声，孩子们的尖叫声，所有欢呼声汇成为一片欢乐的海洋。

隔着屏幕，罗莎望着这熟悉的一幕，再看看家门口那凄凉的街道，她恍若隔世。这是来自故乡的召唤。这才是一个完整的新年。

随着新鲜感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习以为常，哪天没有发信息都觉得少了点什么。

在杏花盛开的季节，有一天两人聊起了慕九歌，她是游戏里的玩家，所属另一个集团。

“你要离她远一点，很跋扈的！”木义意味深长地说着。

话音刚落，罗莎就瞥见慕九歌主动来 PK（挑战）她了。罗莎无奈地求助木义。

“你放心。她真的敢乱来的话我们都会帮你的。”木义的话暖暖地落在她心尖上。

在那个烟雨蒙蒙的清晨，我注意到了罗莎的日记本。也是同一个清晨，她认定慕九歌是坏人了。只不过，这又是另一个故事啦。



… 我感叹 …

世态炎凉，

人情冷暖。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大千世界里，

我遇见了这云渺小的你。

些许的真心值得被无尽珍惜。

哪怕如璀璨的烟花只有一瞬的美丽，

便要悄然陨落在地，

那光芒仍需被铭记。

至此，“高楼下被隐藏的光阴”将告一段落，但少女们的故事仍在继续。